

时光如梭。

世事变迁。犹如转眼之间，
母亲的忌日—农历10月24日
又要到了；屈指算来，母亲
已离开我们20周年。



飘香

红星著

桂花



余 · 凋 · 憔 · 温 · 栽 · 印 · 坚 · 家
馨 · 零 · 悴 · 情 · 培 · 记 · 韧 · 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桂 花 飘 香

红 星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桂花飘香 / 红星著. —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3.12
ISBN 978-7-5112-5698-0

I. ①桂… II. ①红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97278号

桂花飘香

著 者: 红 星 著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封面设计: 三鼎甲

责任印制: 曹 诤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22197 (咨询), 670788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c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00千字 印 张: 2.25

版 次: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: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5698-0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桂花飘香	1
家 世	2
坚 韧	8
印 记	25
栽 培	33
温 情	40
憔 悴	47
凋 零	52
余 馨	60



桂花飘香

桂
花
飘
香

时光如梭，世事变迁。犹如转眼之间，母亲的忌日——农历10月24日又要到了；屈指算来，母亲已离开我们20周年。曾经养育我们的故居只剩下破落的正屋，屋前的圈廊和屋后的拖院早已垮塌成一片残砖断瓦；母亲的墓地也从昔日突兀在梯田高处的坟包，变为掩隐在果园斜坡上的土堆；母亲曾经亲手带过的孙辈们，也都长大成人，各奔东西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也变得越来越久远、越来越稀疏飘渺。



可每每到了清明、春节，每每满城桂花飘香，每每回到老家故土，每每聚首兄弟姐妹，每每路遇母亲般默默劳作的妇人，我就无限怀念起母亲。如同拭去玻璃上的灰尘，如同雾霭在阳光下散去，母亲的身影在我脑海里霎时清晰，母亲的音容笑貌即刻浮现在眼前，幻灯一般，绵绵不断。

在无数次意欲抒发和铭记对母亲的怀念，却又无数次无果而终之后，我终于克服懒惰和浮躁，静静地回忆起母亲的往事，一遍又一遍感悟母亲的严格而慈祥、平凡而伟大，倾诉我久藏心底的对母亲的追思和感恩！



家 世

1937年母亲出生在渔薪镇朱台村邓家巷子的一个裁缝人家。儿时的记忆里，邓家巷子大树林立，高台错落，犹如堡垒一般，矗立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。在一片浓密苍翠、高大繁茂的桂花树、槐杨树、枣树的掩映下，五六个土筑的高台如陡峭的小山环状耸立。高台上砖木小屋联排而建，屋前屋后竹林连片；环状的高台之下，茁壮的荆棘和间或穿插的竹枝编织成高高的篱笆，将空地分隔成各家方正的菜园；菜园与高台间是宽阔的人行道，户户相连；在伞盖般枝叶的遮蔽下，整个村子光影婆娑，斑驳透亮，即使在骄阳的夏天，也阴凉无比；地面是细腻湿润的沙砾，疏松透气，哪怕连天雨水，也绝无泥污。高台相接处，是窄窄的巷道；穿过巷道，便是村外规整的田块和沟渠；苍翠茂盛的棉花和高粱无边无垠，宽阔平整的土路在庄稼地边笔直延伸，一切都显得那样的淳美、恬静和温馨！

吃饭时间，人们纷纷走出庄稼地，背着农药喷雾器，或腰挎点播棉籽的小竹篓，不紧不慢地往家赶；一边取下草帽当扇摇，一边与高台上端着白瓷小碗吃饭的人们打着招呼。秋收时，各家高台上、菜园旁，铺满了各式编席，晾晒着刚刚从地里采摘下来的棉花；满载着一摞摞洁白长条花包的独轮车，经高台间的巷道，不时鱼贯而入；间或停顿下来，推车人从花包的遮盖中露出身



影，肩挎着套车把的背带，一边擦拭脸上的汗珠，一边抑制不住丰收的喜悦，和菜园里摘菜的人搭起话来：“妹子，你这菜种的好哦！”“叔子，要不要带一把回去？您今年收成好哟！半天就捡了这大几袋！”菜地里的人回应着。“多谢了！家里的饭菜已经做好了！”推车人又正了正车上有些歪斜的袋子，搭上背带，起车而去。乡亲们总是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寒暄着，让村里本不太繁忙的农活显得别样的悠闲。

秋收后，是邓家巷子的人们最为享受的时节。闲暇中人们纷纷开始自家的手工活，男人砍竹制作篾具，女人纺线缝制鞋袜。不少人家还早早准备起“翻饺子”、“哈馓子”等各种年货美食。适逢金桂飘香，桂香合着竹香、竹香渗着油香，弥漫于整个村庄，芬芳四溢，沁人心脾，长久不散。

母亲就生长在其中的一个高台之上。房屋坐西朝东。房前左边是厨房，厨房边上有一颗双臂才能合围的大枣树；曾勾得儿时的我，猴一般在这树上窜上蹿下，打枣、挑枣、吃枣，度过无数快乐的假期。房前右边是几十平米的空场地，与并排的隔壁相连。门前三米多的高台斜坡上长满冬青，株大叶肥，十分繁茂，把整个斜坡盖得严严实实。正对大门的是嵌着青石板的台阶，窄小陡峭。屋后满是茂密的竹林，几棵高大的桂花树如鹤立鸡群般傲然耸立。夏日里，竹林下，小竹椅、竹床上，一家人家长里短闲聊，享受不尽翠绿清凉。

家爹邓子民（家乡称呼，指姥爷）是当地有名的裁

缝。母亲兄弟姊妹四人：大姨妈邓菊香，小姨妈邓引香，母亲邓桂香排行老三，舅舅邓书贵。作为小户人家，虽算不上富裕，仍全力供舅舅念读私塾；舅舅后在村里小学教书，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。在这样的村中、这样的家里，母亲耳濡目染，养成了很多良好的习惯和品格，更成为我一生中最好的老师。据舅娘讲，母亲从小讲究干净卫生、个性好强；小时候个小、手脚够不着，也要忽左忽右两边歪斜着身子摇纺车、拉棉条，和两个姨妈比赛纺棉花……

邓家巷子往北相隔不到十里，有个涂家楼子。位于天门佛子山的边沿，接壤京山，地处丘陵向平原过渡的地带。村中三大高地，洪山、上湾、林子山自东而西依次排列；因地制宜山上植树、高处居住、低洼种粮，北边水田，南边旱地。虽然山上的红土、冲里的污泥，让村里总是晴天满地灰土、雨天满是泥巴，远不及母亲娘家干净整洁；但地势起伏，层次分明；一年四季村景变幻，春天麦浪翻滚，夏天稻花飘香，秋天白棉无垠，冬天白雪皑皑，自然也平添了许多风光。涂家楼是个小村落，分为上湾、下湾、后湾。父亲的父亲——爹爹（家乡称呼，指爷爷）就出生在林子山坡上的下湾。

据父亲和村里的老人讲述，爹爹同祖的兄弟三人：大爹涂培南，在家经营小店；二爹涂培林，参加了国民党；爹爹涂培松，早年投身革命，先后经历了头次革命、二次革命，和二爹成为死对头。



在早期革命中，爹爹任农会主席，与区长涂以春一起领导革命，将地方游击队从20多人发展壮大到80多人。长期的革命斗争中，生活十分艰苦；最为艰难时期，部队只能以吃皮带、吃野地活物求生；以致解放后爹爹还常捡食腐乳中的蛆虫，赞叹为“肉笋子”。后来游击队遭到国民党部队的残酷围剿，在一次惨烈的战斗中游击队死伤大半，区长涂以春被俘，后被身绑磨盘沉塘而死。爹爹率部突围，与大部队失去联系；后听闻大部队北上，爹爹和游击队员涂以松结伴追赶到西安，却因无法联系上大部队，被迫偷偷返回家乡；欲重组游击队，但刚刚经历腥风血雨、劫后余生的队员惊魂未定，均不再响应。国民党风闻爹爹返回家乡，到处悬赏缉拿。爹爹走投无路，赶赴婆婆（家乡称呼，指奶奶）的娘家——马家岭。两人接上头后，经过密谋，在月黑风高之夜，婆婆划船偷渡、爹爹附近接应，一口气逃到了潜江王家棚子芦湖一带。

在那里，爹爹婆婆隐姓埋名，先以割卖湖里的干柴勉强度日，后以小货郎担子营生，躲避国民党的盘查，打探外面革命的消息。就是在这样背井离乡的逃亡路上，父亲于农历1937年6月7日来到了人世间。当年爹爹已40岁。很多年里，父亲和婆婆蜷缩于湖边破败的茅草棚里，时常遭受追踪者的盘问，命悬一线、苟且偷生。

真乃天助我也。天助，是我父亲的小名。给父亲取名“天助”，也许是爹爹婆婆绝望之中的最后一丝美好愿望吧！不过父亲命大福大，爹爹的祈望还真得到了应验。



1947年，国民党不再追捕。爹爹带着婆婆和十岁的父亲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老家涂家楼子。解放后，爹爹谢绝上县里当官，乐得在大队里任贫农团长，主持土改，声望极高。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，爹爹常拄着拐杖开展工作，办事干练，雷厉风行；调解矛盾，主持正义。爹爹始终保持革命本色，从不搞特权，清贫一生。没收来的地主富农的雕花木屋，着实好看诱人；在分配时，爹爹没有丝毫私心和犹豫，断然全部分给了其他的贫农，自家依旧住在泥糊的茅草房里，哪怕冬天北风穿屋，床上堆雪；收缴来的大户人家的金银财宝，全部存放在我们家，堂屋正中的几个大方桌上堆得小山似的；在上交公社时，也从未想到留下一丝一厘。爹爹还经常教育父亲：“养儿强似我，要钱做什么？养儿怂似我，要钱做什么？”

爹爹作为革命功臣，后来亲上北京开会接受表彰，并带回来中央表彰的金晃晃的证章。每年大年三十，爹爹总是格外庄重，洗漱干净，佩上证章，坐上上席，才开始团年吃饭。只可惜后来在将茅草棚翻盖土墙瓦屋的过程中，证章丢失，再也没能找到。爹爹非常看重这用生命换来的荣誉，为此把负责保管证章的婆婆骂得狗血淋头。

每每讲述起爹爹的这些故事，父亲总是特别的自豪，眼中充满了骄傲的光亮；即使是对爹爹强硬个性颇多微词的母亲，也常常在旁补充，对爹爹的作为和品行赞誉有加。



父亲虽然生不逢时，受尽苦难；但解放后根正苗红，好不风光。父亲自然拥有无数人艳羡的条件。可惜父亲贪图安逸，没能如爹爹般敢闯能干。据母亲讲，父亲一生率性，爱好玩乐，儿时不勤学业，常和几个伙伴藏在小麦田里捉麻雀；长大后依赖爹婆，难离故土，浪费了好多旁人无法企及的机会。县里和公社多次安排父亲到城里镇上当通信员、渔场当干部，父亲都没待上几天就跑回了家。知子莫若父，爹爹老来得子，且念一家人因其革命死里逃生，能活到革命成功之时，实属不易；想到革命工作的艰辛，也不再要求父亲。父亲对大队里的农活兴趣不大，却对家乡一带的地方戏——天沔花鼓特别喜爱，平日里乐得和戏班里的人一起，咿呀练唱，自在快活。母亲在讲述这些时，语气平静，但分明透露出对父亲“稀泥扶不上墙”的叹息。

经村里媒婆——张家婆的介绍，父亲挑了彩礼去母亲家结了亲。19岁时，母亲就嫁到了这样鲜红赤贫、名声在外的家庭，嫁给了了解不多、外表光鲜的父亲。父母亲一口气养育了我们兄弟姊妹六个，三男三女：大哥涂爽新，大姐涂红秀，二姐涂金秀，弟弟涂为新，妹妹涂秀娥。

记得小时候，看到大姨妈、小姨妈家各有两个子女、舅舅家三个子女，我曾好奇地问母亲：我们家怎么有这么多小孩？母亲说：那时国家鼓励生育，生多的还给奖，

再说，不多生能有你呀？是啊，我的中小学同学中，确有好多兄弟姊妹五六六个的；屋背后的涂诗汉家一男七女，私下里小伙伴们还叫他妈妈“王母娘娘”呢！

坚 韧

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身材高挑，较为瘦弱；齐肩的短发，两边别着发卡；夏天常着白色的衬衣、蓝色的裤子，平时是自己手工缝制的黑色圆口布鞋，下旱地时大多是一双绿色泛黄的解放球鞋，水田干活穿着黑色的长筒“套鞋”（家乡称呼，指雨靴）；冬天是棉袄棉裤外套着一身青蓝色罩衣罩裤，黑色的棉鞋。虽是当地非常大众化的衣着，但母亲却能穿出不同来；即使衣服褪色发白，但总是十分的洁净、合身，没有丝儿褶皱，显得特别整洁和体面；即使打了补巴，也针线平整，衣着得体。母亲身板挺直，行走如风，军人一般；说话简单明了，平和委婉；待人真诚大方，不卑不亢；做事干练，有板有眼，从不拖泥带水。

俗话说，儿多母苦。

那时的农村，日常生活的要求很低。多数人家都人口众多，家里多一个人，只是多一张嘴、多双筷子、多一瓢水而已；而且普遍是哥哥姐姐带着弟弟妹妹起居、吃喝和玩耍，弟弟妹妹“捡旧”穿戴哥哥姐姐的衣裤、鞋帽。现在看来，相当的“环境友好”、“节约资源”。



但生性好强、完美挑剔的母亲，却不愿如此落套，硬是以瘦弱之躯，一手历练起各种农活，一手操持起10口之家的家务，把对家人的无限深情和满腔关爱倾注在勤扒苦做之中，坚强不屈，一生无悔。

坚

韧

村上水田旱地兼具，水田种稻谷、种薯紫，旱地产小麦、产棉花，自然农活较多。人民公社时期，每每农忙季节，从天不亮就开始的早工，一直到晚上九、十点钟的夜工，每个社员起早贪黑，如上紧发条的时钟、如冲锋上阵的战士，不知疲倦地忙碌着。棍棒绑着棉絮的火把、夜壶制作的照明灯、精致的汽灯，无不明亮耀眼，引导着人们如蚂蚁一般夜以继日地奔忙在旷野。



母亲来自产棉区，对水田的农作、连轴转的节奏既不熟悉，也不适应；但母亲边干边学，很快成为一名下得蛮、出满勤、每天一个工、计满10工分的“嘹亮”社员。那时母亲总是早早起床、早早上工；上完早工回来，又忙着为家里烧茶水、做早饭（有时一并做好午饭）。上午和下午的两个正工，母亲更是不会马虎，事事抢前争先。待到母亲下午收工回来，已是点灯时分。

养在屋后猪圈里的两头猪极为机灵，见家中大人回家，便将前爪搭在隔栏上，冲着圈外“嗷嗷”叫唤，催着母亲去喂食。我们三四个小孩也像一群归林小鸟，聚集在厨房里，围在母亲身边，叽叽喳喳地说笑着各自的趣事。母亲每晚便像打仗、救火一般，一面忙着喂猪，一面忙着摘菜，端着笊箕往返于厨房和屋前的池塘，淘

米、洗菜。母亲顾不得和我们说多少闲话，常常赶我们出厨房：“出去玩，别在这里碍手碍脚的！”这时，我和弟弟便争抢着坐到灶门，往灶里添柴，帮母亲一手，顺便还可和母亲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天。但大多时候，我和弟弟都不及小姐对灶火的把握，因而也没有小姐幸运。有时因玩耍走神，烧糊了饭菜，免不了惹来母亲的一顿责骂：“只长一张嘴，这点小事也做不好，在这里添乱，出去出去！”最后被赶出了厨房。

做好饭菜，母亲总是优先盛好两碗，给因病躺在床上的爹爹婆婆送去。爹爹性情刚烈，晚年脾气越加暴躁，有时对端去饭菜的母亲也会一顿臭骂。来不及太多的解释，母亲忙着胡乱扒拉几口，又在小队记工员铁皮喇叭的催促声中，急急忙忙赶去上夜工，大多是下田插秧或禾场打谷，不到夜里十点，都难以回家。

记得到初二初三时，村上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分田到户，各种各家。在公社末期，刚刚兴起的一些机械化操作也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纯粹人工、完全依靠体力的农活使得父母更加的吃力。

最为重要、最为集中、最为繁重的农活要数“双抢”了。因不能错过季节，必须冒着一年之中最为炎热的酷暑，抢收早稻、抢插晚稻，让人觉得炼狱一般。这样的日子里，母亲总是早上最早起床，晚上最后吃饭、最后洗澡、最后休息，仿佛天生的劳碌不停，而又永远不会累似的！



早上天蒙蒙亮，母亲就为全家烧好开水、煮好“黥米茶”，有时还炒盘黥豌豆、烩碗“杂货”；然后和家人一起，迎着薄雾，踏着露水，赶在太阳出来前后的凉爽，开始早餐前的“出早工”——下田扯秧或开镰割谷。直到太阳树高，开始火辣，才返回家里吃那稀饭早餐。没时间休息，全家人又迅速下地，将割好的稻子，捆扎好，挑上车，运回禾场；或是按父亲提前抛撒的秧苗垛子的方向，拉上胶线，插上线板，一人一行排列，将秧苗均匀插满整个水田，才算忙完了上午的活儿。

躲着中午的烈日，全家人回家午饭。树荫下、门旁边，一条长凳、一扇门板，凡是有丝儿微风的地方，能迷糊一会儿，那就太享受了。母亲一边催着我们找地方休息，一边忙着收洗碗筷；等到忙完，又独自拿着杨杈来到禾场，翻草、踢谷。难以停歇片刻，有时来不及喘口气、喝口茶，母亲又得带着我们下地干活了。继续上午的劳累，直到天黑，被野地里成群的蚊子包围。

看到农家中一律全员上阵的情形，但凡从学校放假回家，我便会甩掉脚上的鞋子，挽起裤管，赶紧下地干活，一直到后来大学的暑假。跟随母亲，我历经了所有农活，除耕田外，赶糙、打碾，割谷、插秧，割麦子、挑草头，做营养钵、打顶、打农药、摘棉花等农事，无一不做。为帮家里积累上好的农家肥，母亲常带上我，大清早背着背篓出门，到附近的茶山割草打柴；或挑着圆箕，迎着晨雾到田埂上收集牛粪。为家里炊事烧柴引火，母亲还常让我和小姐一起，扛着铁丝耙子，到林子

山或小洪山搭捡松毛。

双抢中很长一段时间，挑一天草头，肩膀火辣辣地痛，身子像要散架似的；插一天的秧，腰弯得直不起来；毛孔像拧开的水龙头，任凭汗水肆意地流淌；遇到雨天，头戴斗笠，身披塑料披衣，满身湿透，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；蚂蝗更是偷偷上身，隐藏在你身上某处悄悄吸满你的鲜血；任凭你跳脚尖叫，仍拉扯不掉，让人头皮发麻。

经历最苦的日子，才能感受最幸福的时刻。农忙间，趁着上田埂喝茶的功夫，仰躺在长满白莲草的田埂上，呆望着湛蓝的天空和漂浮的白云，任几只小鸟从头顶啾啾飞过，任蚂蚁在身上爬来爬去，哪怕咬得生疼，也懒得理会；在微风中来个深呼吸，让身子放松一会，简直比神仙还要舒爽！

农忙中，母亲还常教我们农事知识，如“早稻不插五一秧、晚稻不插八一秧”。还有天气谚语，如“黑黑，下不策，亮亮，一大仗”；“月亮光光，明天晴朗，月亮长毛，明天风好”等等。开始有怀疑，但反复验证，无一不准，至今不忘。

劳累中，母亲常鼓励我们：“只怕站不怕慢”、“笨鸟先飞”……偷懒时，母亲常鞭策我们：“蛤蟆无颈小娃无腰”、“懒神婆娘一担挑”……

就是在这样每年一次高强度的双抢中，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劳其筋骨、空乏其身的农忙中，母亲不仅集训般教会了我农业知识，锻炼了我原本瘦弱的体魄，更用



现实生活的艰辛，磨炼了我吃苦耐劳、坚持到底的意志，激发了我勤能补拙、迎难而上的勇气。

记得在公社时期，文化活动极为丰富。屋后的四队（我家所在的小队）禾场，在林子山半山坡处平场而成，是小孩嬉戏玩耍、各家各户打草晒谷、队里集会表演的主要场所。

白天里，大人们在禾场上忙活农事，挥汗如雨；小孩们在山坡边捉蝴蝶、捕蜻蜓、比射箭。太阳西下，大人们收谷拢堆、盖布掇印，或过磅称重、装袋入仓；小孩们便回到禾场，抽陀螺、滚铁圈、跳梯子、抵绑腿、板书炮，好不欢乐！夜幕降临，禾场又成为湾里人集体活动的场所；无数个夏夜，满天星斗，凉风习习；蟋蟀争鸣，萤火虫满山遍野；忙碌一天的男男女女吃饱洗净，纷纷拿着芭蕉扇、提着小板凳，齐聚禾场乘凉；还有的索性搬来竹床或门板，在禾场的清凉中放松筋骨；小孩子们并不歇息，开始分班躲起迷藏；人群里、粮垛间、草垛中、粮仓后，我和伙伴们喊叫着、奔跑着、嬉笑着……直到深夜。

最吸引人的，要数公社派来的放映活动了。黄昏时分，有人在禾场边上挖出两个坑，树起绑着横杆的两根大竹竿或树干，拉扯好洁白的电影幔子。不需要广播通知，周边好几个大队的人都会提前知悉，林子山上要放电影了，自然不会错过难得的机会。天还未入黑，小孩子们早早地搬来长条凳子，为自家占据有利位置。入黑时分，事先